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四百六十六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

曲禮上第一之三


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為去聲糞古本作撲後省帚之手反袂迷世反拘古侯反

扱許急
反音吸

正義鄭氏康成曰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

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

孔疏弟子職管

子書篇名搗箕舌也厥其也言執箕之禮以箕舌鄉背而帚置於箕中也

以袂拘謂埽時

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

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 孔氏穎達曰袂衣

袂也退遷也當埽時却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

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

以箕自鄉斂取糞穢不以箕鄉尊者 吳氏澄曰以

帚掃地除去塵穢謂之糞

餘論張子曰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

者故至於糞除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廝僕 呂氏

大臨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古之童子未冠為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洒掃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今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 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洒掃應對即

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

存異呂氏大臨曰扱讀如尸扱以柶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

辨正陳氏澔曰糞除穢也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呂氏讀扱為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聚今以收斂為義則吸音為是

案古人之於幼學洒掃以習其體應對以正其辭進

退以肅其儀循循於出入周旋而不越使身心內外

常若有所持循而驕心浮氣由是斂看為長者冀之

禮一節其小心敬謹如此故教弟子者必從是始

奉席如橋衡

奉芳勇反
橋居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

然

孔疏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

尾此謂卷席奉之法
故注云如有首尾

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

陳氏

櫟曰少為長者橫奉其卷席左昂右低如桔槔之橫

也

存異胡氏銓曰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 應氏鏞

曰橋橋梁也衡即橫也或曰平也橋橫於水至平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欹其狀亦然 朱氏

申曰衡權衡也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案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淇梁造舟為梁蓋子徒杠輿梁是梁或名杠不名橋也史禹山行乘橋亦作樑蓋直轅車殷紂鉅橋之粟蓋積粟倉士昏禮

筭加於橋蓋橫格架是名橋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
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為橋殆自秦始又衡字與橫字
通用不止權衡故衡字有取於平者如上衡中衡有
但取於橫者如夏而楅衡卷席必橫奉之而微有低
昂則低右昂左不必正平亦不能使兩頭屈下則鄭
說為是而必改之者反多誤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鄉去聲
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尊者所安也

孔疏既奉席來當
隨尊者所欲眠坐

也

坐問鄉臥問趾

孔疏席坐席鄉面也衽卧席趾足也

因於陰陽

孔疏坐為

陽故問面欲何所鄉面亦陽也卧是陰故問足欲何所指足亦陰也皆從所安也

案士昏禮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古

文止作趾是卧席常北趾也管子曰倣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非常卧之所也又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必有請者總見弟子致敬而不

敢專之意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凡為長者至為上明為尊者埽除

布席之儀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
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孔氏穎達曰此據

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賓席牖
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
不同 呂氏大臨曰南鄉東鄉皆坐在陰南鄉以西
為右東鄉以南為右北鄉西鄉皆坐在陽北鄉以西

為左西鄉以南為左 應氏鏞曰古人布席於地禮
畢則斂而收之四方異鄉蓋其堂室之面勢或不同
則酌地宜其方位之旋轉或不同則順天道順其方
之所重為其位之所尊

案下文若非飲食之客則此乃尋常主客會集之席
而飲食亦在其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
親友異姓之席

總論邵氏淵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

請席三布席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欲坐卧之地次布席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賓主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函胡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飲食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

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

孔疏布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

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飲食之客

布席於牖前

孔疏飲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鄉布席不須相對講說之席不在

牖前或在於室

丈或為杖

王氏肅曰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也

存疑陳氏澔曰兩席竝中間空地共一丈 應氏鏞曰席間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為懽也

案閒猶容也函亦容也鄭注云容丈足以指畫注世子云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孔疏亦云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蓋曰函曰間但指中間空

地而言非并兩席計之共成一丈也陳氏改之非其質矣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

席乃坐

重直
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跪正席者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者答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孔氏穎達曰撫謂以手案止之

不聽主人之正席也客徹重席者禮器云諸侯三重
大夫再重又鄉飲酒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
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主人固
辭者再辭止客之徹也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
來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
徹也踐猶履也主人止客徹席故客還履席將坐主
人待客坐乃坐也 呂氏大臨曰主人敬客故跪正
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主敬客則客辭客敬主則主

辭賓主之禮所以答也 徐氏師曾曰此與下節皆蒙講說之客而言賓主之禮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公食大夫之禮賓卷加席而公不辭大夫相食之禮賓卷加席而主人辭或辭或否以其敵與不敵故也

案燕禮司空筵賓於戶西東上無加席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設加席大射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於戶西南面有加席是席以多為貴也

故主人敬客則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賓主各致其辭而客乃踐席者踐重席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不先舉者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孔氏穎達曰舉亦問也陳氏澔曰席坐既定主人先問客乃答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摠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怍才洛反

摳苦侯反
齊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忤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孔氏穎達曰即就也弟子講問初來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呂氏大臨曰忤者愧赧不安之貌愧赧不安失之野也衣毋撥收斂之不使旁有觸足毋蹶不忽遽使之躡三者謂之行容也統而

言雖裳亦衣也

存疑劉氏彛曰將即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為失容故戒以毋動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皆穿是足不動故然耳

案朱子謂此古人為韻語以教小兒則不必故為求深孔氏謂弟子講問初來就席則亦不得混入賓主

之禮也徐鉉說文忤心動作也小兒心易動故色易變將即席而不摳衣則坐而下衣必分散足必如蹶蹶謂顛仆也此皆以戒即席將坐之容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前謂當行之前戒勿越廣敬也
孔氏穎達曰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
呂氏大臨曰書策琴瑟之為物先生之所常御也物猶加敬人可知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臣之於君至於路馬不敢齒路馬之芻不敢蹙見几杖則起遭乘輿則下子婦之於父母舅姑至於衾篋枕几不敢傳杖履不敢近弟子之於師至於書策琴瑟不敢越皆因其人而敬之故也於物猶然則凡所愛之人可知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勿得踰越也

案越者播散之意坐而遷之必有次序不得凌亂或

謂跨之而過恐無此理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

盡津忍反

僂藏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盡後謙也盡前為汙席執猶守也

僂猶暫也非類雜也

案周禮注立而以物求市曰僂言未及而參錯以進如之

孔氏穎達曰凡坐各有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
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
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

若坐近後則濺汗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凡
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久坐好異故戒之宜
如鄉者毋作顏容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
得輒以乙事暫然錯雜之 彭氏汝礪曰坐久或顏
色怠慢故戒使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勦初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

孔疏方受先生之道

當正已矜莊聽師長之說宜必恭敬

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

孔疏語當稱師友而言毋得擊取人之說以為已語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

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

孔疏凡為人之法當自立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

萬物之生聞雷聲無不同應者

稱先王者言必有依據

孔疏雖不雷同又不得專

輒故必法於古昔之正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也

孔氏穎達曰正謂矜莊

也顏容通語爾

陳氏櫟曰聽長者言必恭敬雖不

當苟同於人又不當苟異於古也此一節言弟子事

師長講問之節

陳氏澔曰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

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 楊氏鼎熙曰勦說則蹈襲之心勝而少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衷之詞必字正與二母字相應

通論胡氏銓曰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

餘論方氏懋曰言古則不止於昔言昔則未至於古若合而言之古亦可謂之昔昔亦可謂之古

案是節皆就坐之時說正爾容者坐如尸也聽必恭者毋側聽也不勦說以掠美雷同以徇人而或好為新奇貌前哲為不足道則又不可故必則法古昔而述先王之實事以證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錯亂尊者之言 陳氏澔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摠衣前請也

孔疏漢時受學有

摠衣前請之法

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

更明說之子路問政請益是也 呂氏大臨曰業謂

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是也益謂所問未

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

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 陳氏澔曰請業者求當

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通論方氏懋曰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汝則弟子
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唯于
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唯諾皆應辭唯恭於諾 孔氏頴

達曰父與先生呼召稱諾則似寬緩驕慢 呂氏大

臨曰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父召無諾則先生召亦
無諾諾者許而未行也唯而起聞召即往也玉藻曰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陳氏祥道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殊以禮則緩速有辨

通論陳氏祥道曰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為人臣者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為有後來者見同等不為私敬 孔氏穎達曰先生坐

一席已坐一席已必坐於近尊者之端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又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已之同等後來任其坐在下空處不為之起以尊敬先生不敢曲為私敬也 方氏慤曰無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審也同等不起與已無上下之間故也

通論方氏慤曰經有曰侍先生侍所尊敬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敬以道稱之

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存疑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為是彭氏絲曰一說侍坐於所尊敬者當坐席之末不可使席有空餘

案方氏所尊敬為句惟吳氏謂惟敬之故近之以敬字屬下句然舊實未有此斷句至彭氏所述別說則與注疏全背斷不可從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正義鄭氏康成曰燭至異晝夜食至為饌變上客起
敬尊者 孔氏穎達曰上客謂尊者之上客尊者見
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
劉氏彝曰食至起不敢妨其食也 張子曰非上客
則主不起坐者亦不敢私脩敬故無二尊也燭至起
事之變也始虛坐至設食則起二者皆變於外也下
欠伸換杖屨亦變也故起

案劉氏謂食至起不敢妨其食是此侍坐者不侍食

也張子謂虛坐盡後設食則起而盡前是此侍坐者
即侍食也二者皆應有之

燭不見跋

見賢遍反
跋駢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

厭倦也

孔疏跋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
為燭火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本若積聚殘本

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
人厭倦或欲辭退也

呂氏大臨曰燭者童子所

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殘本示人使客不敢安也

存疑劉氏彝曰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

其更

案燭不見跋從鄭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
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卜晝之常然此燭不見
跋為執燭以侍者言從鄭為是

尊客之前不叱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叱狗嫌
若風去之

孔疏有尊客而叱狗則似厭客欲
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為甚

呂氏

大臨曰狗於尊者之前不敢叱者嫌於客也 方氏

慤曰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案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此不叱狗謂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

讓食不唾

唾湯
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唾嫌有穢惡 呂氏大臨曰讓食

之際不敢唾者嫌若訾主人食亦不敬也 楊氏鼎

熙曰讓食辭讓以食之時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換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

矣

欠丘劍反 撰仕轉反
屨紀具反 莫與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撰猶持也請出以君子有倦意也
孔氏穎達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君子自執杖在
坐著屨升堂時杖屨在側若倦則自起持之瞻視庭
影望日蚤晚也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由尊者
今見尊者為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
出 呂氏大臨曰君子示以倦則請出不敢勤君子
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起對謂離席而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孔氏穎達曰更端別事也謂鄉語已畢更問他事 呂氏大臨曰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朱氏申曰問者異事則對者異儀

通論陳氏櫟曰君子更前事而別問一端則不敢坐對如曾子侍坐子問至德要道曾子避席而對子命之復坐是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待

閒音閑屏
必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
屏猶退也隱也 孔氏穎達曰左右避之不得迫也

呂氏大臨曰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閒謂閒隙聘
禮賓曰俟閒亦此意也 方氏懋曰少閒願有復則
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焉既屏而又待者
防君子之有所召 楊氏鼎熙曰必待者以君子未

命退也

餘論戴氏溪曰夫禮少事長求進不求退故必長者有欲退之意而後少者敢求退焉大抵少者雖勞不憚而長者不可使少勞也少者雖久立無害而長者不可使久坐也

案此以上雜舉侍坐之禮蓋子之侍父弟子之侍師凡於所尊者大略同也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

噉古
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噉呼號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

放散身體也

孔疏噉謂聲高急應答宜徐徐而和也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邪眄怠

荒謂放縱不自拘斂

陳氏櫟曰此言通戒敬身者當如是也

毋傾側其耳以聽與不傾聽同 陳氏澔曰上言聽

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

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縱慢

存疑鄭氏康成曰側聽耳屬於垣嫌探人之私也

孔疏

側聽謂壁聽旁人私言也

孔氏穎達曰已下亦侍君子之法

案此數節謂人容貌之常皆當敬而不可教慢邪辟
即不侍君子亦當然也鄭以側聽為耳屬於垣恐非
正義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

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跛偏任也

孔疏跛謂挈舉一足一足踏地立宜如齊

伏

覆也

孔疏寢臥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可覆也

孔氏穎達曰箕謂舒展

兩足狀如箕舌也

朱氏申曰遊宴遊也倨傲也跛

足不正也寢毋伏伏則失仰側之節也

徐氏師曾

曰行當恭謹立當整齊坐必斂足寢不如尸皆敬也

案徐訓遊為行良是揖者行容之俯
遊者行容之仰遊則易倨故戒之

通論胡氏銓曰坐毋箕尉佗箕踞而坐

斂髮毋髤

髤徒
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髤髮也毋垂餘髮如髮也

孔疏古
人重髮

以纒韜之不使垂如髮
案纒長六尺以之韜髮安
得復有垂餘如髮疑女人
以髮多為美故加髤而後
以纒韜之男子但取斂髮
不得如髤嫵為婦飾也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免如字袒
徒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免去也

孔疏冠常著在首不可脫

褻祛也皆為

其不敬也

孔疏雖炎熱不得褻祛取涼

孔氏穎達曰袒露也雖

有疲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

通論陳氏祥道曰立毋跛而魯之有司跛倚者禮之所棄坐毋箕而原壤夷俟孔子之所非古之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喪禮以袒踊為孝喪服以袒免為制士虞則鈎袒取黍稷大射則袒決遂執弓然則袒豈先王之所不為以為無故而袒則非禮

也蓋先王以人不知服飾之為禮也為之冠以旌其首為之屨以重其足為之衣以充其身束則有帶佩則有玉深衣毋見膚締綌必有表凡惡其無文而已餘論方氏懋曰冠固有時而可免若居喪之類則冠可免矣勞固有時乎可袒若割牲之類則勞可袒矣游氏桂曰人之所患在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倨慢曰輕易側聽淫視傾邪者也怠荒及立而跛冠而

免勞而袒暑而褰裳惰偷者也噉應斂髮而鬢輕易者也遊而倨坐而箕寢而伏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遊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而自克焉斯過半矣

總論呂氏大臨曰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噉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

當階為妨後升者 孔氏穎達曰長者在堂故屨脫

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脫

也解屨綦也初升時解屨置階側 呂氏大臨曰屨

云解者屨有繫也士禮夏葛屨冬白屨

案此句誤禮緇布冠玄端

黑屨皮弁服白屨爵弁服纁屨冬則皮屨可也

組綦繫於踵言有繫也

胡

氏銓曰不當階自卑矣也

存疑林氏光朝曰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之加斂也
解屨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解屨則結襪而前
徐氏師曾曰此言初至解屨之法

案古人無所為襪詩邪幅在下則君亦見其邪幅矣
左傳帶裳幅焉昭其度也褚師聲子以足疾襪而登
席其君怒之欲斮其足則襪非禮服無疾不用可知
或謂履字從舟襪字從棧皆取載義韓非子言文王
襪繫自結之漢魏人辭賦中所言襪皆指女人似襪

薄輕而屨重厚襪即屨非今人所謂襪也林氏解屨則結襪而前未知何據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

敢當階

孔疏屏退於側不當階也

孔氏穎達曰若獨暫退則先

往階側跪舉取之

案屏於側仍不敢當階與同退鄉長者而屨異蓋此一人獨退長者未必視之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鄉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

遷或為還

孔疏少者禮畢退去則就階側跪取屨移前近既取因俯身鄉長者而納足著之

孔氏穎達曰納屨不跪者跪則足鄉後不便故但俯也雖不竝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徐氏師曾

曰此終退納屨之法面鄉長者而著之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皆不脫屨而尸坐亦不脫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脫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於戶排闥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必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主

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
脫納皆有儀矣屨之為物有以不脫為敬有以脫為
敬鄉飲鄉射禮未畢不脫屨祭祀尸未諤不脫屨此
以不脫為敬也及升堂燕私則脫焉此以脫為敬也
昔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其君執手而怒之此知脫屨
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脫屨然後升堂此知致敬而
不知非坐不脫屨也

餘論王氏炎曰解屨取屨其事甚小古人至謹如此

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長者而屢謂長者送之也

辨正朱子曰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

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

案侍坐者羣退則長者亦自送之故必鄉長者而屢不敢

也背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干人私也離兩也 孔氏頴達

曰見彼或二人併坐或併立恐密有所論已不得輒

往參預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辟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 方氏慤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我一人往焉則成為參矣

案兩相麗之謂離即未必有私而我往參其間亦非慎以持已謙以待人之道故記戒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梳羊支反
枷與架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以下皆為重別防淫亂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梳可以枷衣者 孔氏

穎達曰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內則云其相授則以筐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陳氏櫟

曰施衣其上曰櫛加衣其上曰栉 朱氏申曰以拭

物而上下通用者謂之巾以治髮而疎密有節者謂之櫛 陳氏澔曰內則注云植者曰櫛橫者曰櫛栉與架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浣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漱悉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
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
所以遠別 孔氏穎達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
朱氏申曰不通問禮問不敢褻也 陳氏澔曰不
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
道也

外言不入於相內言不出於相

相苦
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

孔疏男職
在官政女

職在
織絰

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

孔疏各有限
域不得濫預

陳氏櫟

曰梱中門限所以限內外也外言不入梱男不言內也內言不出梱女不言外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 孔氏穎達曰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恆繫纓纓有二時一

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纓是也二

是許嫁時繫纓主人入親說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

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紵纓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

大故謂喪病之屬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為成人

惟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 胡氏銓曰繫纓有固束

之義 劉氏彝曰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

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

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林氏
光朝曰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童
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
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
宮而處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
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

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孔疏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者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

孔氏穎達曰女子謂己之女男子

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單稱子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也熊氏云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陳氏櫟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若已嫁而歸寧還家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通論呂氏大臨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

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於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於出入者至矣外內不共

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梳样不同巾櫛不敢懸於夫之櫛梳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以別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宮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別於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為友所以厚別於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當然 陳氏祥道曰同藏惟七十可也親授惟喪祭可也通問惟援溺可也內言不出而有所

謂出外言不入而有所謂入周宮內小臣達王后之
好事於四方則內言出於相矣內宰以陰禮教六宮
則外言入於相矣蓋先王制禮惟嫌疑無別而已嫌
疑有以別雖內言之出外言之入可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 孔氏穎
達曰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
也

辨正呂氏大臨曰父子不同席者此承上女子子已

嫁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猶不同席況女子已嫁而反者乎故因而言之 陳氏櫟曰女子子以父視則子也亦不同席而坐今人單舉此句施之父子之同筵者非矣 姚氏舜牧曰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則出嫁之女父亦不當與之同席矣

案不言姪者以父子兄弟親而姪疎其宜遠嫌猶易見耳孔疏姪父尊卑禮殊不嫌全失禮意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女有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

知姓名

孔疏先須媒氏行傳婚姻之意後乃知名

重別有禮乃相纏固

孔氏穎達曰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幣謂聘之玄纁束帛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也 馬氏晞孟曰非行

媒不相知名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以致敬也

王氏炎曰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

餘論方氏慤曰先王立媒氏以通內外故謂之行媒

行者往來有所通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為褻矣
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周官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
過五兩於外則以之行禮於內則以之將意行禮於
外所以交之也將意於內所以親之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以厚其別也

齊側皆反
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

以告君

孔疏男女須辨故歸來則書
取婦之年月日以告國君

昏禮凡受女之

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

孔疏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

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

為酒食以會賓客也厚重慎也

杜氏

預曰禮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孔氏穎達曰齊

戒謂嫁女之家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竝自齊潔

但在寢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

告鬼神 馬氏晞孟曰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

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

莫如鄉黨僚友為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

也 邵氏淵曰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
以示不敢專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男女
之別厚 方氏懋曰鄉黨在私而同國者也僚友在
公而同官者也為酒食以召之且以見婚姻之道合
乎公私之議也 陳氏澔曰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
倫也

案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乃主合婚姻之官非記所
謂行媒也行媒者將合婚姻必使媒通言始行納采

問名之禮至納吉後行納徵禮必有幣純帛無過五兩五兩用五足足四丈從兩頭卷之則五兩為十端每端二丈侈則費不給簡則禮不備曰無過則庶人不必備大夫不可踰也而昏禮成夫然後請期親迎焉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至日月以告君有位者固然在士庶則告於官即告於君矣若齊戒以告鬼神則鄭惟指女父母謂以先祖遺體許人不敢專輒白虎通謂男不告廟示不必安然左傳楚圍言告於莊

共之廟而來鄭忽先配後祖鍼子譏之儀禮父命子親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男亦當先告廟矣記者故謂重厚此男女之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取娶通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

孔疏鄭謂妾賤或非媵者諸侯取一國之女則

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

朱氏申曰取同姓是無別也 邵氏淵曰

取妻不取同姓買妾必卜其姓所以重宗也

通論方氏慤曰昭公之取於吳是失取妻之禮矣晉侯之有四姬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產所以譏之也

存異熊氏安生曰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

案此條鄭注未詳及之熊氏之說孔氏采入為疏後儒因皆本此為說但上文曰不取同姓此曰不知其

姓明以辨姓為重也故卜之者乃卜其姓之同與否

耳 又案古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於天子

而氏不必皆命於諸侯如魯孔氏以祖孔父字為氏
而姓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為氏而姓姬衛之孔圉
則孔氏而姑姓陳之孔寧則孔氏而媯姓氏同而姓
異彰彰也其餘或以官為氏如司馬牛然其兄魍或
稱向魍或稱桓魋則又以其祖為氏一家而三氏矣
蓋氏或其人自繫之或他人舉以目之不必皆命於

諸侯也故惟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並著其側陋之家有本無姓而或以其祖之字或以其祖之官或即所居之地以為氏者或本有姓而式微轉徙忘其姓但記其氏者古人最重婚姻取妻必世家大族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不知其姓者有之故卜之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則亦可因卜而決其與我同姓否也自熊氏但卜其吉凶之說而此義晦矣喪服小記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則書氏則此時

不知其姓必多故為之權禮如此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見賢
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避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 孔氏穎達曰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其來往則於寡婦有嫌也 陳氏澔曰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餘論彭氏絳曰不與往來豈徒避嫌亦以礪孤子之德慧術知禮豈徒然哉

總論孔氏穎達曰男女不雜坐至弗與為友總明遠嫌之法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賀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

孔疏

謂親朋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

羞進也古者謂候為進

孔疏

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

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

人昏禮不賀 孔氏穎達曰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

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致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往

為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呼取妻者為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使其將此酒食與子進賓客也 呂氏大臨曰郊特牲

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禮嘉禮也然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即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共具之費
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言賀因俗之名 吳氏
澄曰此言為彼取妻而致餽遺其辭如此也

案此節因上言昏取而附記之前章云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即有客之謂也惟以供具之助為問遺之
端使授受皆得其宜而仍不違於禮之不賀此古人
措辭之善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 陳氏祥道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為文非筋力不足以為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而責之以為禮則不恕矣

通論呂氏大臨曰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瓠葉兔首

不以微薄廢禮此不以貨財者也五十杖於家至一
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有法之所不得為者有
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有者
君子亦不責也王子為其母請數月之喪法之所不
得為者也喪禮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此有
疾而不能行者也嫂溺則援之以手同室有鬪被髮
纓冠而救之此臨難而不得已也居山不以魚鼈為
禮居川不以鹿豕為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

禮之變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古者凶荒則殺禮況貧者乎聘射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況老者乎

案此一節明用禮之宜所謂以權制者也責貧以財則禮廢於貧責老以力則禮廢於老如是在已可以自安在人可以不責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

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

孔疏宣二年晉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昭元年楚公子黑肱昭三十一年邾黑肱

疾在

外者雖不得言猶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 杜氏預

曰隱痛疾患避不祥也 孔氏穎達曰以國衛侯晉

晉侯周是也甲乙丙丁殷家以為名殷質不諱故也

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不能如禮山川

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陳氏

皓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

通論李氏曰魯申繻言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蓋諸侯有百官有祭祀有器幣有牲庶人名之則可也 徐氏師曾曰申繻

對魯桓公曰名有五名生為信

案杜注若唐叔虞魯公子友

德命

為義

案杜注若文王昌武王發

類命為象

案杜注若仲尼首象尼丘

取於物為

假 案杜注若伯魚生名饋之鯉

取於父為類

案杜注若魯莊公與父同日

又曰

以官則廢職

案杜注若晉僖侯改司徒為中軍宋武公改司空為司城

以畜牲則

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此可以補曲禮之闕

餘論呂氏大臨曰名子者必有所辟以其終將諱也
國天子之所封也日月天下之達稱也隱疾者人之
所難言也山川者國之望也名之必可言也所難言
者不可傳於人故不以隱疾也名之必將諱之諱之
必將改之改天子之所封則不敬上改天下之達稱
則不同乎俗改國之望則不敬鬼神春秋之時名子
之禮廢犯此四禁而莫之恤也 陳氏祥道曰名子
之禮世子適子則名之於君庶子衆子則名之於有

司大夫士庶之子皆名之於父其名之之禮雖殊而名之之戒則一古人之於命物也猶曰名之必可言也況名子乎魏王昶之名子也以玄默沖虛為稱欲使顧名思義而已

存疑孔氏穎達曰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為名他國即得為名

案如孔說則魯公名宋衛侯名鄭皆禮所得為而會同大典相朝於廟將易其國乎抑不諱乎恐亦非是

男女異長

長知
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自為伯季也

孔疏案冠禮如字之時伯某甫仲某

季惟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自為叔季者春秋伯姬歸於紀叔姬歸於紀是也

孔氏穎達曰文家稱叔

案管叔以下皆稱叔惟末為聘季云

質家

稱仲嫡長稱伯

案若衛共伯

庶長稱孟

案若魯孟孫

黃氏震

曰異長亦云別也

陳氏澔曰各為伯仲示不相干

雜之義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冠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是成人矣敬其名 朱氏申曰
二十曰弱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

孔疏鄢陵之戰樂書

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名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賈氏公彥曰

名是受於父母為質字者受於賓為文故君父之前
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敬其名也 陳氏祥道曰家

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

位之稱 呂氏大臨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敢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所尊也

通論胡氏銓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荀營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

餘論方氏慤曰字緣名生固以敬其名經言廟中不諱與父前子名同意又言君所無私諱與君前臣名同意

女子許嫁笄而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 黃氏震曰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陳氏澔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餘論王氏子墨曰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長少不出閨闈其各為長宜也既冠成人敬其名而字之宜也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伸則私有所屈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閨門之內亦當敬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豫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謹其微也男女之別居有堂室之分衣有施衽之異所以為內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別異也

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蔥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胸

右末

殺戶交反載側吏反食音嗣膾古外反炙張夜反醢呼奚反涿以至反漿子羊反胸其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右皆便食也殺骨體也載切肉

也殺在俎

孔疏左傳王享士會殺烝下云宴有折俎少牢特牲禮皆骨體在俎

載在豆

孔疏公食大夫禮庶羞

十六豆有牛載羊載

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

孔疏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

外內殺載之外內也

孔疏羹食之外乃有殺載故膾

炙在殺載外醢醬在殺載內不得在羹食內也

膾炙皆在豆醢醬食之主故

近漆烝蔥也處醢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

孔疏地道尊右則末

在左蔥漆文繼醢醬之下故知在醢醬之左儀禮正饌惟有菹醢無蔥漆故鄭以蔥漆為殊加也

漆

在豆酒醬處羹之右言若酒若漿爾兩有之則左酒

右漿

孔疏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

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

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胸右末亦便

食也屈中曰胸

孔疏左胸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末邊際置右也右手取末際擘食之

便脯脩處酒左以燥為陽也

孔氏穎達曰熟肉帶骨而鬻曰穀

純肉切之曰截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

為陽故左羹濕是陰故右醢字徐音作醢則醢之與醬
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
醢醬處內亦當醬右醢左也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
東房授醢醬公設之鄭注以醢和醬又周禮醢人共
齊道醢物則醢醬共為一物也今此記文若作醢字
則是一物醢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注蔥
淥云處醢醬之左則醢醬一物為勝以脯脩置者設
食竟所須也脯訓作始始作即成脩訓治脩治之乃

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臠脩 朱
氏申曰膾炙異饌故處外醢醬食主故處內蔥蒜微
物故處末酒漿盛禮故處右 彭氏綵曰膾牛羊魚
肉聶而切之為膾也炙燔肉也處外處殺之外也
此加饌非主也故在外醢醋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
蓋食畢用漿以滌口用酒以演氣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據此章所陳饌與辭遜之節雖與
公食大夫禮小有不同其大略無甚異恐此即大夫

士與賓客禮之節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俎在左庶羞之豆在右俎實皆殺殺骨體也羞豆有載載切肉也此則左殺右載矣公食大夫禮庶羞之豆有膾有炙設於稻南簋西則處外矣公設醢醬於席前則處內矣此其所同也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於俎西設鉶四於豆西俎豆南則鉶簋同列矣簋實食也鉶實羹也無左右之別也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解設於豆東漿飲設於稻西豆東則左稻西則右是左酒

右漿不俱在右又無蔥醢脯脩之品此其所異也鄉
飲酒之禮以飲為主故先酌酒以行獻酢食禮以食
為主故卒食設酒以酌之不獻也左右內外之設皆
便於食因以寓陰陽之義也左氏傳菜食不鑿玉藻
云稷食菜羹皆飯也醢醬食之主也公食大夫禮賓
將食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卒食賓取梁與醬
興以降貴食之主也膾炙庶羞也庶羞非正食加饌
而已為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蔥醢

亦加品與膾炙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羹同物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右漿酒陽漿陰也脯脩皆胸

案彭氏燕食禮圖其第一行食左羹右最近人其第二行蔥淥在左醢醬在蔥淥之右脯脩又在醢醬之右脯脩皆有胸則胸左末右又酒醬在脯脩之右則酒左漿右較脯脩處稍近人第三行為殺載則殺左載右第四行為膾炙則炙左膾右最在外今據鄭注

細玩之當是食左羹右醢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蔥蒜又在醢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為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為殺載三行為膾炙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坐復坐也 孔氏穎達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為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捉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為食主故特執之客

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食也 呂氏大臨曰降等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興辭而不下堂 陳氏澔曰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

案凡飲食之禮臣於君則降食於堂下公食大夫禮云賓左擁籩梁右執淸以降是也若賓主相敵無降理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淸之西序端是也惟大夫於卿則欲降而不降此記云客若降等

執食興辭是也凡卑幼食於尊長而尊長賓之其禮皆然陳氏所謂不敢當賓主之禮是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

食鄭如字胡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道也祭祭先也

孔疏延客祭者君子得食則種

種出少許置在豆閒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

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不降

等則先祭

孔疏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

殺之序徧祭之謂載

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

孔疏雖同出牲體而祭必次序徧匝祭之

公

食大夫禮魚腊清醬不祭也

呂氏大臨曰延客祭

者客卑於主人客不敢先必延之而後祭也殺謂骨體如特牲少牢尸飯舉幹舉酪舉肩皆振祭是謂徧祭 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

通論陳氏祥道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燿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況飲食之間

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

辨正胡氏銓曰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則祭之後者不祭若穀之序則徧祭徧皆也 徐氏師曾曰此卑容就食之儀若敵則不必然夫禮要於中而已矣

案鄭意祭食謂所食之穀胡以飯與穀對舉似胡得

之但公食大夫禮黍稷粱稻皆祭此非於君故略與

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辯殺

飯扶晚反辯音編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客先食哉後食殺殺尊也凡食

殺辯於肩食肩則飽也

孔疏食哉竟後乃始辯殺辯匝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飽故

食殺得匝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殺次食脊次食路後食肩辯於肩則飽也

孔氏穎達曰

三飯謂三飧也

案朝曰饔夕曰飧此三飯不應以飧言飧疑餐字之誤

禮食三

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哉也

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鄭云每飯飲清以殺

搗醬食正饌也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馘也所以至三飯後乃食馘者以馘為加故客三飡前未

食之然公食禮三飡竟不云延客食馘與此異

案公食大

夫君禮也此主賓禮自當有異

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為禮食故

先食馘此大夫士與客燕食故先食馘 呂氏大臨

曰既食馘則徧食之所謂辯馘也徧食如尸躋之是也先儒以此馘為膾炙膾炙禮謂之庶羞非馘也

案分

言之則羊豕魚腊為正饌膾炙馘為加饌通言之則凡列皆謂之馘

所謂徧祭者謂

徧舉骨體而祭也。載加豆也。客既三飯，主人延客食，加所以盡其勤也。馬氏晞孟曰：飲食惟魚腊醬清，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殺莫不徧祭也。飲禮三爵而退，食禮三飯而止者，不盡人之歡，非專為飲食之義也。故三飲，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辯殺，蓋主人之加禮則義不可辭也。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醕也。

客自敵以上其醕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

孔疏虛口

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潔清為義用酒曰醕醕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穀已匝不得輒醕蓋主人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醕

孔氏頴達

曰此謂卑客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醕但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醕也 呂氏大臨曰降

等之客必俟主人徧食穀哉乃敢卒食而醕蓋有所待也

存疑胡氏銓曰疏謂公食之禮雖設酒為優賓不得

用醑故鄭注彼云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知其醑邪或曰客雖已飽而主人未辯客必微有所食若食猶未竟者然

案客降等若士之於大夫既非均敵又不若大夫之於君其等懸殊故介於二者之間最宜細看進食之序左穀右馘右近人便於食故先馘而後穀又馘純肉為陰卑穀帶骨為陽尊卑先食尊後食也公食大夫醑以漿此私客自當以酒以漿以酒皆可謂之虛

口亦不必泥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

饋辱
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
拜而已示敬也不拜以其禮於已不隆

通論呂氏大臨曰凡稱侍者少賤之於長者毋敢視
賓客也若執弟子職而侍之侍飲侍食侍坐皆然以
賓主之義不全故無執食興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

略申賓主之敬而親饋之則拜之而已若不親饋則主人之敬不足亦不必拜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鄉是自為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已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張子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已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非為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貳不辭同義

徐氏師曾曰侍長者而為客非自為客也故雖少無

執食興辭之禮但視主人之施而答之耳

案上是降等之客此侍食於長者則侍者非客長者亦未嘗客之也此長者即是主人若如孔疏是侍長者而食於人非侍食於長者而長者與主人為二人矣張子徐氏皆從孔疏案侍食於長者與後侍飲於長者句法正同孔後訓長者賜侍者酒則此亦長者賜侍者食耳安得云從長者而為客乎鄭云勸長者食蓋子侍父食臣侍君食無不當勸者看侍字甚明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飯扶晚反下放
飯飯黍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飽謙也

孔疏共食宜謙
不輒厭飲為飽

謂共羹

飯之大器也不澤手為汗手不潔也

案陸氏釋文汗
下半反本或作

汗今攷釋訓接
莎則從汗為是

澤謂接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

孔疏

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與人共飯手宜潔
淨不得臨食始接莎手乃食恐為人所穢也

呂氏

大臨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

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己厚人而薄己共食而求飽非

讓道也古人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澤人

將惡之而難言也

存疑張子曰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
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

案古人飯皆以手下言搏飯其明徵也惟飯黍用匕
耳此共飯本大槩言之張子乃以飯黍之匕槩之稻
粱其說未確

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歃

搏徒端反上飯如字
下飯音反歃川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搏飯謂欲致飽不謙也

孔疏取飯
作搏則易

得多是欲爭
飽非謙也

流歎大歎嫌欲疾也

孔疏謂開口大歎
汁入口如水流則

欲多而速
是傷庶也

呂氏大臨曰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飲

食而無容也

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

所節流歎謂長歎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孟子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齒
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

孔氏穎達曰手就器中取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

本器中當棄於筐無筐棄於會會謂簋蓋也

案鄭孔說亦可通但如此則非不敬之大與孟子不
合

母吃食母齧骨母反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

吃陟嫁
反齧五

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吃嫌薄也齧謂有聲響不敬反魚
肉為己歷口人所穢也投骨為其賤飲食之物固獲
為其不廉也 孔氏穎達曰吃謂以舌口中作聲齧

骨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無肉三則齧之口唇可

憎也魚肉與人同器若已齧殘不得反還器中

高氏愈曰

已取而復反之病其揀擇

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所俎

投致也食肉後毋棄其骨與犬為賤飲食之物

案且恐致

犬爭驚衆亂席也

固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

也 呂氏大臨曰毋咤食當食叱咤惡無容也毋固

獲惡必得也 陳氏澔曰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

存異姚氏舜牧曰毋反魚肉謂器中尚有餘不必以

箸反掀而盡食之

案此讀反為翻古人牲體載之有序無可翻也

鄭氏康

成曰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

案反還也姚讀為翻非是固獲只必得之意鄭分專屬固爭屬獲非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

箸直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揚飯亦嫌欲疾也 孔氏穎達曰

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飲黍當用

匕故少牢廩人漑匕注云匕所以匕黍稷也

彭氏汝礪曰匕

今之
匙

呂氏大臨曰飯黍以箸惡用非所宜也 陳

氏澔曰母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案黍稷稻粱皆可為飯黍極黏難以手取故或有用
箸者箸挾也羹有菜者可用箸飯不可用箸當用匕
也孔疏引澔匕注兼稷言誤黍黏稷不黏不必用匕
也

母嚶羹母絮羹母刺齒母歆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客歆醢主人辭以寔

嚶他答反絮救慮反刺七亦反
醢音海亨普彭反寔其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嚼為不嚼菜亦嫌欲疾也

孔疏羹有菜當

挾嚼若含而齧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也

絮猶調也為其詳於味也

孔疎絮謂器中調和鹽

刺齒為其弄口也口容止

孔疏

梅是嫌主人味惡也

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弄之為不敬

齧醢為其淡故亦嫌詳於味也

孔疏

醢肉醬也醬宜鹹客

主人兩辭優賓也

孔疏客失禮而絮羹則主

若齧之則是醬淡也

人謝之云已家不能亨煮故味不調適客失禮而齧

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齧皆以優

饒於賓也

呂氏大臨曰毋刺齒取齒閒之餘也醢之味

厚非可齧而齧之則味薄可知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噉炙

濡仁朱反乾音干噉初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決猶斷也

孔疏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

乾

肉堅宜用手

孔疏乾肉脯肉也堅腠不可齒斷故須用手擘

噉

炙為其貪食甚也噉謂一舉盡饗特牲少牢齊之加

於俎

孔疏火灼曰炙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嚼而反置俎上噉者不細齧一舉而并食之也

餘論馬氏晞孟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

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

卒子恤反齊將
兮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

贊饌者

孔疏相者謂主人佐助進
食者賓以所徹飯齊授之

公食大夫禮賓卒

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 孔氏頴

達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鄉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

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

主故也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齊醬道通名耳此是

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陳氏櫟曰飯與齊皆主

人所親設故客皆親徹謙也 呂氏大臨曰主人興
辭於客然後客坐此與客降等執食興辭之義同敵
者則不親徹也

存疑張子曰此錯簡當在前章客不虛口之下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
而飲長者舉未釭少者不敢飲

少時照反
釭子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

鄉案

飲不鄉尊飲字似誤疏
不明駁疏例不駁注也 盡爵曰釭不敢飲不敢先長

者飲也

孔疏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

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

也

孔疏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鄭注不敢先虛爵明惠從尊者來也然此與燕

禮合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士相見及玉藻皆云卒爵而侯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二文皆先君卒爵者謂私燕之禮此據燕飲正禮故不同也案此賜爵乃無算爵時惟公命所賜者非與賓獻酬之爵士相見禮

亦略其文

孔氏穎達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

酒故次之長者賜侍者酒進至侍者前侍者不敢即飲起而拜受於尊處謂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東楹之西自北鄉南陳之酌者在尊

東西鄉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面有鼻鼻鄉君示君
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房戶之
間東西列尊尊面鄉南酌者鄉北以西為上尊時主
在阼賓在戶西牖前南鄉賓主夾尊示不敢專惠也
今云拜受於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不言拜受鄉飲
亦無此語疑文不具近尊鄉長者故往於尊所鄉長
者而拜長者辭少者之起

案起當
作拜

故少者復反還其

席而飲賜酒也舉猶飲也

王氏安石曰拜受於尊

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耳不然則已煩矣 徐氏

師曾曰受爵則聽於長者飲酒則後於長者皆敬也
案燕禮有賓賓主禮既成下大夫媵爵於公而後公
為賓舉旅再媵爵而後公為卿舉旅為大夫舉旅賓
媵爵於公而後公為士舉旅至無算爵而後公命賜
執膳爵者賜執散爵者則雖拜受執之而不敢飲必
公卒爵而後敢飲也鄭引之以証不敢飲之意而不
與上反席而飲句違者蓋所謂反席而飲特將飲未

飲必待長者醕而後敢飲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孔疏敵者

亢而有辭少者賤者則不敢被長者之賜宜即受也

孔氏穎達曰少謂幼稚

呂氏大臨曰辭遜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

敵則毋敢視賓客 徐氏師曾曰此因上節而并記

之蓋蒙酒食而言推之凡賜亦當如是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核戶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呂氏大臨曰果核當棄重君賜故懷之 徐氏師曾

曰不敢棄於地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溉古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

孔疏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杆之屬不溉謂萑竹之器也

孔疏萑葦也是織萑為之

器竹是織竹為之器並是篚筥之屬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

曰御 孔氏穎達曰君賜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

賜御者也器可滌漑者不畏汙則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也其餘不可漑滌之器若不倒寫則浸汙其器壞尊者物也故皆倒寫之 呂氏大臨曰二者皆廣敬也

總論戴氏溪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餽子
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人之餘曰餽 朱子曰餽餘之物不可祭先祖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 陳氏櫟曰雖父於子夫於妻亦不以餽餘祭之非特不以薦先也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賜餘而言蓋受君之賜當熟以祭惟是餽餘則不祭戒褻也蓋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忠孝兩盡之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餽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

則祭盛之 孔氏穎達曰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

饌之餘皆云餽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

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熊氏安生曰

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事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

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餘夫餽其妻餘者謂宗婦與

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戴氏溪曰餽餘不祭

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義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

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案以尊臨卑死者之靈
必有所不安故當祭則

使人攝
之也

辨正朱子曰二句承上面餽餘不祭說如孔子君賜
腥則非餽餘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餽
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祭只是祭祀之祭非飲食必
有祭之祭

案先儒皆以為飲食之祭故難說如廟中餽鬼神之
餘皆祭日中而餽亦祭故此節斷以朱子說為正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

也貳謂重穀膳也辭之為長者嫌

孔疏御謂侍也侍者雖獲穀膳重而

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

偶坐盛饌不為

為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也

已

孔疏偶媿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已往媿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已設故不辭之也一云偶二也

若惟獨有已主人設饌已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

通論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不辭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辭之亦非禮也

存異朱氏申曰御同於長者與長者同御食於君雖

貳不辭貳重膳盛禮也禮意施於長者而不在已故
不必辭偶坐偶然而坐禮意亦不在已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挾古
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挾猶箸也 孔氏穎達曰有菜鉶

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挾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滂
也直歆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
匕也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

大夫累之士寔之庶人齧之

為去聲副音偏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寔音帝齧恨

反沒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

而巾覆焉

孔疏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布覆之而進也

華中裂之

不四析也

孔疏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麤葛巾覆之而進也

累俛也

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橫斷去寔而已庶人不橫斷

孔氏穎達曰削刊也絺細葛綌麤葛也爾雅曰瓜

曰華之寔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齧齧也此削瓜

等級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 呂氏大

臨曰削瓜有等亦以辨上下也自大夫以上皆削故

曰為天子為國君為大夫以下不削故曰士羹之庶
人齧之累之如裸裎之裸也 方氏慤曰瓜必用巾

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必以締綌當暑以涼為貴
也 湯氏三才曰此亦槩論食瓜之禮食瓜之制先

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巾覆天子分尊而制
獨隆故五者兼有之諸侯有四而又降其一謂麤葛

也大夫有三不四析不巾覆庶人只有一惟以手齧之而同刊皮不四析不巾覆庶人只有一惟以手齧之而同半破即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通論劉氏彝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內饗之割烹外饗之刑臠辟雞宛脾熬毋珍捶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為時新必薦寢廟也大夫已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鄭巖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